

北大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號五二三二第

張一版出日今

地址 北平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第二院

報費 每份銅元二枚每月自取一角五分
派送一角七分外省三角(郵費在內)
報費先付郵票不收

廣告費 用五號字七日以內每字八厘一月以內五厘長期面訂五十字起碼封面加倍

(目要日本)

- ▲軍事訓練部布告
- ▲教育系一九三三年級友會通告
- ▲廣西教育廳公函
- ▲雜俎

本校布告

▲軍事訓練部布告

本軍第一隊第二隊第三隊及新做制服三四年級應入軍各生均於本星期六(十一日)早六點半到操場集合點名新舊隊員行見面禮並將本學期訓練之經過及下學期應進行之事宜告知各隊員本學期即行停操特此布告

一月八日

▲徐寶璜啓事

茲接哈爾濱東省特別區第二中學校友人來函託代聘高中班專任教員一人以在大學教育系畢業者爲合格月薪約百餘元每週任課約二十小時本校教育系已畢業諸君如有願就者請於本月十五日以前來二院註冊部與鄙人面談一切

一月四日



公告

▲北大演說辯論會通告

本會定於本月九日(星期四)晚七時在第二院北樓地質系教室舉行十六次演說辯論會屆時務希各會員出席是盼並歡迎同學旁聽

導師 黃右昌先生 施明欽先生

演說員 題.....月

蔡寶璜.....革命與反革命

吳建屏.....臨時宣布

趙家楨.....庸人與偉人

▲教育系一九三三年級友會通告

時光易逝，轉瞬又是年歲，同人等平日忙於功課，無暇歡聚，現在寒假既屆，倏忽又復短別，茲定於本月十二日(即星期日)上午十時假第一院三層樓東首教育學會開本級友會聚樂大會，並備有豐富茶點，以助談興，務希會員諸君準時蒞臨爲盼

一九三〇年一月九號

▲北大教育學會通告

本會於本月六日上午十時在第二院第一教室舉行全體職員會議，茲將其議決案照錄如左：

- 一、童先生新婚事，用本會名義送畫屏一副，聯一對並派全體職員往賀。
- 二、下期請戴士任添聘教授，並增加學務調查，各國教育制度，鄉村教育，教育公文程式等課程。
- 三、圖書或先生現正收集本系各教授圖書單，以便購辦，同學中有對於本系需備必種書籍者，請再開單於最短期間內交來本會。

十九年一月六日

▲北大廣東同鄉會啟事(一)

▲張藝林啓事

鄙人因要事南下而返校之期遙遠未定故所任學生軍籌備員一職謹當辭去

一月九日

▲數學學會通告(一)

本會根據第一次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會函請學校撥給會址業經校舍委員會議決批准並指撥二院南樓下教員預備室舊址作本會辦公之用刻已布置就緒此後如有與本會接洽者請逕至該辦公處可也

一月七日

▲數學學會通告(二)

本會會務急待討論茲特定於一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時半就本會辦公室舉行第三次執行委員會磋商一切務希各股職員準時蒞會爲荷

文書股

△杜金柱啓事

鄙人已辭去乙部預二內班代表之職並經全班同學公決由張以慎君遞補特此聲明

一月四日

△吳廷珍啓事

鄙人入學証及借書証同時遺失特此聲明作廢

一月四日

△趙守勤啓事

鄙人學生軍徽章第二隊三號於紀念會失去除請雜務課補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上年度 各位留平同學兄約於運啟者弟等感於離校後同學間缺乏聯絡精神渙散和與發起一度聚餐

特定于本星期六(一月十一日)午後五時在西長安街芳湖春晚餐每人隨帶份金二元(有餘退還)除就

弟等所知各同學住址分致函外特藉刊公達凡我同年同學務祈屆時惠然肯來並請就各同學所知

者選其一致蒞臨共成歡會再者兄屆時如能參加請于本星期五以前書面或電話通知丁國瑞君(西河沿一八六號電話南局一四三三)以便預備座位爲此此頌

大安

魏春芝 卜錫珪

洪 標 謝卿衡

齊泮林 丁國瑞

諸保權 周 璇

同 弟

同 啟

一月五日

公 函

△廣西教育廳公函

逕啟者案准

貴院函字第一一八號公函送桂籍學生調查表請核發津貼等由准此查表列學生列乃華範等二名均係十七年度入校並無十六年度學年考試成績不便發給津貼其餘陳庚甲林植藩江安才李秀華等四名成績尚屬及格應准發給十七年度津貼每名國幣一百元除咨請廣西財政廳匯寄貴院查照轉給外相應函覆查照並希轉飭該生等知照爲荷此致

國立北京大學北大學院

雜 俎

△讀了「我們怎樣研究歷史」

後所生的疑問」的感想

史一 焦德楠

讀了易君對於我那篇「我們怎樣研究歷史」所發生的疑問後，我發生的感想如下：

一、易君對於歷史的定義，還不十分明了。歷史是記載人類進化之學。我曾說過：就廣義的說來，所有一切人類的一舉一動，都包括在歷史範圍以內。如推轂車、拉洋車的、上山取柴的、下地掘井的、……這些人的行動，當然要記載得清清楚楚；因為他們的動作，與社會上有莫大的關係。果能如此，後人對於搜集歷史的材料，方能確實。而易君竟把這些人的舉動，當作一種「私事」，我真不解。且歷史既是人類進化的記載，更無所謂「公事」「私事」。而易君竟不承認記載「私

事」，我更不解。試觀史前時期，社會如何的進化，直到現在，除地下發現當代器具及動物化石外，沒有一點文字的記載；所以那時人類進化的階段，我們只可按照地下發現去推測。除此以外，沒有其他更可靠的史料。

二、我想易君一定沒有細心研究 Robinson 所著的「新史學」。否則，一定不會發生這樣的疑問。Robinson 曾經說過：「所有人類自出世以來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績與痕跡，都包括在歷史裏面。……如 Chelms 地方的石斧，同今晨的報紙，都是歷史。……無論解釋亞述瓦上的契約，估計金鋼石項圈的價值，或叙述 Charles 第五的食物，都在歷史範圍以內。」三、的見地，知道了 Huxley 地方人民的困苦，生出一種悲哀的感想，這是歷史，就是大憲章的條文，變府原理的來源，Jehovah 城的失守，黑公理與白衣僧的區別，以及今年二月一日紐約世界報的銷數，也是歷史。各有各個的關係同重要，都可以明白記載下來。上面一段話，是 Robinson 對於歷史廣義的範圍。如果易君看起來，恐怕又加上什麼「私事」等字樣了。

三、我國古史，實在太偏重政治，如關於兩國交戰，每津津樂道；而對於社會情形，常輕輕略過。這種缺點，實難遮掩。我曾說過：「如尚書……等對於社會情形，民族怎樣？一字未提。」我承認這些話未免有點武斷。不過易君對於已往的史料，不注重地下發現，

與審定書本上之舊文，動輒以古書作証，不問其真假，未免太固守舊套。殊不知商以發的記載，大抵是後人的追述。如尚書中堯典舜典等篇，皆爲後人所追述。乃易君不明爲日史家只知抄襲書本上之材料的錯誤，竟引堯典篇「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說明當時人類的思想，實在可笑。我對於古史，沒有深刻的研究，不將前人已經指出書本上之不可靠者，例舉數條如下：「三皇五帝」此名始見周禮，然周禮爲戰國時代作品。「伏羲，神農，黃帝」始見易繫詞，然易繫詞亦係戰國時作品。尚書中堯典、舜典，爲後人所追述，清趙翼已述之矣。清閻若璩謂禹貢非禹自作。崔述謂商非夏臣。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若徒靠這些材料，去研究當代情形，未免張冠李戴，純粹捏造了。

我的感想已經發完了，我對於歷史，雖然沒有深刻的研究，然而我確知道，歷史是進化的，決不是停滯的。歷史須現在化，世界化的。我們研究歷史的，應當極力打倒舊日史家的錯誤，這和我們研究歷史的一部份使命。要是帶上十六世紀的眼鏡，拿上十六世紀的腦筋，在二、世紀研究歷史，恐怕愈研究錯誤愈多。我最希望於易君的是：從速丟開十六世紀的眼鏡，換了十六世紀的腦筋，以現代的眼光，去研究歷史，就不至於再發生如此荒謬的疑問了。